

焦氏澹園集

焦氏澹園集卷之二十五

傳

熊長君傳

君諱高字時仰姓熊氏先世楚人祖友晨始徙閩之邵武爲建寧人十一世而爲教授月洲公諱某君父也君爲人忠厚孝謹能引義自重少思以文稅自奮拔迫教授公老付以生事未卒學也然有節槩重然諾大爲鄉人所信教授公苦痺病不良於行君時其藥物而掖搔之力致所親者與相晤

言而忘其憂數年不少倦教授公庶第友屢生三
歲而孤愛之甚臨終語君曰先人以汝叔屬我吾
歿汝其探籌而分財令吾有以報地下君涕泣受
命輒以負郭腴田歸叔氏而自取其确者久之叔
氏疾革謂君曰吾往矣以是藐然之孤能無暴露
乎君泣然曰是在我乃以前所卜吉壤奉其喪葬
焉平生治家人產毛密無遺筭至賙人之急出貨
力如棄糠粃有來市粟者甫議直未入也而價忽
踊其人請辭君曰價可易吾言不易也卒如約歲

庚寅邑大饑道殣相望君見之咨嗟流涕曰人餓
且死吾粟陳陳欲何爲旋出所積千餘石飼之當
是時富人方擁粟冀爲利自君以高訾倡爭相慕
效出粟者至二十餘家所全活不可勝數有司上
其事於朝 詔賜承爵郎并樹楔旌之所知爲豪
有力者陷以罪親舊旁觀相仗莫敢救君獨挺身
調護卒脫之於難久之二子任戴冠君且老矣因
盡謝他事而壹督之學嘗曰若藉祖父業幸無寒
饑儻不刻厲而惰窳以敗是羞余也遠近賢豪過

門講義君醜酒擊鮮厚與爲禮曰吾毫不足以奉
教其有以幸吾子其知所重類如此居恒教子溫
溫誨誘間以意微感之不事訶朴其待僮僕也亦
然家人蒸蒸雅飭其孝謹率如君不衰萬曆庚寅
年六十有八卒至今里父老詔其子弟曰非熊君
之行誼無以法其窮獨者曰自熊君歿而吾無所
仰以爲助君非有名位動人而能使人思之不忘
其有以也夫子禎祺皆太學生祺有文行與余游
論曰世之擁高貲稱素封有不能竟其身者至二

三世而不失者未之見也富貴之不可久恃亦何足異而世率枉義挈挈以覬必得其偶得之者又錮而留之惟恐其失也君仁心爲質推已濟人畧不爲恡惜非賢不能余嘗撰士大夫之馴行而布衣之以風誼著者以爲難得也而尤亟稱之祺言其父事行甚備問其鄉之游此者乃以爲良然故余次於篇

少司農王公傳

公姓王氏諱之垣字某號見峯始自瑯琊徙新城

至某以明經爲潁川王教授生重光嘉靖辛未進士仕至貴州布政司叅議采木川貴卒於官贈太僕寺少卿配劉封太淑人子六公其次也少赤貧與伯兄自力於學癸卯太僕公以工部主事理呂梁洪教授公就養邸中課公文泣下或問之曰兒異且必貴恨吾老不及見耳時諸弟皆幼顧而屬公曰若其善視之踰歲歸補邑諸生戊午舉山東鄉試第七人亡何太僕公卒于濟陽偕伯兄徒跣之京師祈卹典會分宜當柄非重賂不行公嘆曰

吾倘有立他日自能得之以非義博 上恩非孝也卽日歸壬戌成進士授湖廣荊州府推官輦母太淑人以從昕夕膳飲必手進卽政刑亦稟命焉楚故輕悍好訟公察隱蔽督姦彊訟爲之清它郡獄疑滯多以屬公甲子分典湖廣鄉試得雋鄭祖禹等七人遼王不法撲殺郡吏雷大夏御史下公鞠之置王左右陳廷璋等十四人於理王不悛竟錮高墻國除丁卯 穆皇帝登極公績最召授刑科給事中疏安民固本四事北虜陷石州東危昌

黎 詔廷臣陳邊事公有重責實圖後効疏時議
以爲篤論尋擢禮科右戊辰轉兵科左借禮部員
外郎今大司馬蹇公冊封鄭藩遺贐却不受擢禮
科都給事中上疏言得失以激切忤 旨奪俸者
再念違太淑人久 請假東歸庚午新鄭入秉國
卽家起刑科都給事中進 聖功圖基命錄皆留
覽某給事中以論華亭公不當謫戍新鄭亟援之
使所親道意公曰某亦惟公論是聽新鄭不能強
也蓋華亭公旣謝事有望風欲摘其過者公力持

不可德平葛端肅公亟稱公言得體事乃寢辛未
擢太僕寺少卿三月轉鴻臚寺卿鴻臚率異流積
資爲之上下饋問儀節廢闕公申舊章絕私謁朝
儀肅然甲戌擢大理寺右少卿尋轉左資望當開
府出矣有宋某欲得其處以情懇公力讓之羅某
又援宋事爲言公再讓兩人皆擢巡撫去而公竟
改南太僕寺卿南太僕署越在江介公著游瑯琊
記於馬政三致慨焉頃之轉北太僕丙子擢順天
戶諸備邑苦勢家侵占影射徭役日繁公嚴編審

裁冗濫民始有瘳欽天監故有候氣密室歲久廢
學宮亦就圯緝治之費皆千金丁丑擢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巡撫湖廣楚遼閩五方亡命易蔽匿爲
奸公嚴其令格而馭以鎮靜其治大方在察吏安
民民大化服黃梅舉人某以毆知縣置化外舉人
名能文楚縉紳多爲解者公曰有三尺在吾不敢
私也卒不聽景王故宮火偵者誣德安王同知張
通判燕客所致詞連何生字度欲重坐公知其枉
也屬李憲副率縣官入視無跡皆得免朝 旨捕

妖人曾光兵備道繫塗人令誣服翼以市賞獄具
公劾罷兵備乃已其寬嚴持大體皆此類已卯三
品滿加正議大夫教授公太僕公俱贈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祖妣沈盧妣劉配于繼路皆淑人廕子
象賁官生庚辰擢戶部右侍郎壬午督京營戎政
就加正議大夫資治尹二代皆戶部右侍郎綸音
三錫公顯揚至意卒乃大酬云明年轉左奉命
督倉場疏乞歸省部予限六月例亞卿去輒補無
虛位待者茲異數也甲申再予限公固以疾辭

新刊卷之五
得在籍調理病痊召用之命公年適六十矣而太
淑人劉安公養益善匕箸是歲公羣從子姪一以
寧晉令一以保定守一以江西觀察使一以陽城
令大計入 覲兩第並以尚書郎過家朝太淑人
堂下更上觴爲壽鄉人榮之公都尊撫歸衣服食
飲無所芬華若人以急歸推財赴之無顧惜意創
祠祀收宗族睦鄰保振窘乏卹孤寡除塗梁歲歲
行之無勅曰吾先人之所以望我也處其子孫不
以佚曰所以使若守吾先人之法也先是諸子弟

就學每出計道里近遠刻時日無敢違傳呼會課
則各從受業師至公坐其師於堂諸弟子受簡廡
下香燼而文不就師弟子廩廡若無所措故相感
厲學問挾所有校於有司常出衆上自戊午辛酉
而後弟子從子孫舉於鄉者十四人壬戌乙丑而
後成進士者十人 恩選者三人當是時王氏之
科名彬彬盛傳於世矣長公英多焯烈以功名自
喜一時邊徼功甚著公戒約之取能舉其職而此
次公發姦摘伏精於吏事則壹以寬爲瑱規至季

公不以少子緩於教以故敏而能學文名奕奕聞
四遠語云是父是子觀公之門益信生嘉靖丁亥
六月二十五日卒萬曆甲辰十一月十九日享年
七十有八元配于繼路皆淑人子象乾兵部左侍
郎總督川湖貴軍務象賁戶部員外郎象晉進士
孫五與耔與瑞與齡與胤與繩曾孫二士勲士瞻
太史氏曰楨榦維邦必徵信於喬木材儀閭里恒
資範於名家紳芾奕世旣難縷數功言踵美抑又
罕焉世所稱三山之林蒲坂之揚纍纍晨星無多

屈指何況兼二立之業擅千秋之名祖孫父子迭
相雄長者哉新城之王譬之南金竹箭代供天府
而繩前啓後莫盛於少司農公夫記德之史褒功
之詔傳信於天下史氏職也故余特著於篇

旌德周氏家傳

歲己丑余備員史局旌德毅軒周公方丞南京兆
時旱甚畿輔間饑疫相仍死者以澤量公抗疏請
賑於朝余讀之蓋淫淫淚與俱也而當事者靳不
爲動余奮曰公之所爲請命者吾鄉之人也而可

漠然已乎力言於司農乃發五千金賑輦下二邑而餘格不行然公之加意於民大都類此矣未幾乃以予告歸又未幾而公且卽世余交公久稔聞世德乃爲作家傳以明公之所自周世家饒州其徙旌德也則自晚唐始十二傳而諱真者遭宋亂以進義副尉守本縣禦元兵戰死其子復徙南衝村又五傳至祥榮公以孝友聞性蕭遠多吐棄世故日從羣兒嬉有識者謂其風塵表物也祥榮生伯諒字子信少警敏能文辭負大志終以貧不具

養授徒爲塾師母苦河魚淹數年侍牀褥如一日
衣必身浣濯以爲常父衰不良于行每身爲扶掖
執二喪毀瘠幾不自存然不以哀廢禮晚節行益
孤潔有司欲以賓禮致之謝不赴久之用老壽死
一子志德字達夫周自志德公益興穰穰稱素封
之家矣志德公有識度中不設城府見不善輒面
指數之人有忿爭不決常以一言別是非往往謝
服而去以此稱長者歲稔出穀輒減其直逋負不
能償則焚其券遠邑饑煮粥以活饑人甚衆推至

勾萌喙息罔不以意愛護之其天性也生子世祿是爲贈御史公贈公字尚功爲人孝謹視先世彌篤自王文成公倡絕學海內響應之起宛陵者首公爲學以求放心爲宗始廩學宮名藉甚四方來學者終三十年未嘗入一臈童僕偶摘傍舍蔬公怒曰可不謂穿窬乎斥僕覆其羹道拾遺金不發待遺者不至復置其地而去假館郡城太守下館人獄非其辜公白而出之館人謀以報公者公不許異日密以一姬侍公厲色拒之遂辭去學使者

校士錄公高等而殿汪德懋將奪汪廩廩公公曰
世祿文行出汪下而謬以一日長居其上且汪貧
請仍以廩汪固請不許卒私以廩金歸之他如賑
乏撫孤不可更僕數會 莊皇帝覃恩以子貴例
得封公餼學宮久思以一職報稱竟辭封而應貢
鼓篋走都門卒於邸子疏請遂得贈御史如子官
後十八年而子希且由御史累遷南京兆希且學
者稱毅軒先生字汝魯兄弟五人公爲長生而廣
穎豐頤持重不妄語笑十三能屬文一日病疹且

篤忽室中轟然有聲家人相顧錯愕公醒謂人曰
適有金甲神易予骨以去痛不可忍頃痛定而病
亦愈自是肌骨豐瑩神亦大王乙卯鄉大比士公
卷以數盈不得錄擲于地未幾復在几上如是者
屢同考官駭甚以自主試潘公潘曰是必世德之
家亟錄之壬戌成進士授興化府推官公以丰采
最一時然總之持大體不事繩削故人多畏而愛
之丁卯 莊皇帝立召拜陝西道御史時國家恬
熙久 上多游幸曠經筵公首疏崇正學養 聖

躬辭旨嚴正。上報聞幸太學賜金幣時新鄭相
侍宮僚舊恩大恣肆公劾其無人臣禮并劾其黨
某某直聲動一時無何以外艱歸庚午新鄭還相
攝冢宰事人多爲公危之未幾新鄭果請察科道
官異斥異已者非制也公得報聞住大洲趙公力
救之不免公家居門庭蕭寂垣屋不蔽風雨而意
常宴如萬曆初新鄭罷臺臣爭言故權相所斥宜
召用上還公浙江道御史公受特知益奮發自
效請罷內閣定大峪山議劾撫臣某不忠請止入

貲正士習疏三四上時扈駕幸西山賜金幣者再
侍經筵賜宴以資深掌河南道大察持論侃侃人
多其公奉勅巡視京營上選將練兵四事三月而
稍遷南尚寶卿南曹務簡日從諸名公論學丁亥
遷南大理丞平反多當戊子轉應天府丞攝府事
直旱乾疫癘盛行額天以祈天迺雨疏請發例金
二萬賑屬邑度支不能盡從僅僅給四分一耳公
多方裁割爲粥與藥以贍之僵臥之人得有起色
實公之繇京兆衡錢穀出入吏胥率高下其手公

下令釐舊弊出入如衡居庭稱無事無何給諫某
以干謁忤意謀中公者而不得迺以年至論公一
時同論者則大司徒王公友賢御史大夫耿公定
向奉常郭公東皆先朝碩望也或勸公出給諫書
以自白公不應竟疏乞骸骨與三公同被旨致仕
歸田杜門不涉世故郡邑大夫望顏色有不
得公蚤年從大父聞良知之旨復嚴事鄉文莊羅
近溪兩先生他如周都峯沈古林皆相友善不標
立門戶而與道委蛇可謂不愧家學者性至孝究

俗惑堪輿家言高曾而下俱在淺土公傾訾得善地厝之不取絲粟助於昆弟也其治墓與廝養共拮据櫛沐風雪中無少休塋大父夕雪益劇公結茆栖柩傍虎咆哮至環茆走而不入人以爲孝感云公歟歷中外夢寐在丘墓比歸則修譜牒構祠堂置祭器若皇皇不及爲者族篋人舍焚公爲其居食計得不轉徙娶婦苦節而以孝聞公白郡邑旌之歲給粟帛終其身凡先世執友存不令有寒饑亡不令無棺槨其厚多類此丈夫子二文澤文

溥孫七廷材廷棟廷機廷標廷楷廷柄澤應選貢
溥爲諸生有聲諸孫皆翩翩仕族之佳子弟也
史氏曰古之祭者必先河而後海蓋重本也周自
祥桀公而下施不斷報善不近名者蓋二百餘年
其綱緼勃發於京兆公豈一日積哉一洩而人載
其德如挾纒然蓋源流深遠矣迨按其吏業所嚮
不滿十載其積也久而其施未究公之察而遺於
後人者又未艾也老氏之言曰保此道者不欲盈
余且日異周之興已

薛童子傳

童子薛氏鳳陽亳州人名大春字元初小字王九
父鳳翔鴻臚寺序班考功郎中蕙世稱西原先生
其王大父也鴻臚仕燕母李感異夢而生天骨秀
特舉止言笑自然應會却統綺不御寬衣大履氣
宇嶽嶽卽髻鬣之中知其非凡子矣三年從鴻臚
歸省雅多病口喃喃誦佛名不休七歲忽問母曰
吾小字何以曰爾善病王氏故多男令以客兒養
之耳曰王家郎能自致不死乎李曰不然曰若亦

死吾何托爲聞者嘆其奇是歲受業外傳羣兒間
爲戲童子匡坐自如卽強之拒弗從十歲通西極
化人之言未見內典諸書而語皆懸合時隨鴈臚
入燕經古賢遺漢曰偉哉丈夫且以一抔土供
樵豎之遊乎世何事類如此矣抵燕攻博士業始
見老莊及維摩圓覺諸經輒以孔孟語解之嘗曰
詘二氏者未覩二氏也然亦未覩孔孟第能發明
自性何論同異是歲八月鴻臚部屬夷出塞上從
歸里劬書彌甚夜漏四刻下不就枕李慮其孱弱

止之曰父日夜望我不勤是遺其憂也李譙讓不
已乃匿燭牀下候李寢起讀如初自此豁然心開
慧辯無礙語次舉當體全空或難曰天地間無物
不在性中何云空耶曰正因空故無物不具或問
考功未發之義欲知未發當會已發者曰性一耳
誰爲未發誰爲已發會得時如風檣陣馬必待已
發又成擔閣矣或問花鳥草木皆可見性否曰何
待言然纔涉擬議是識非性問者率茫然失對而
去一日聞花香說偈曰非動非定非淡非濃聞之

滿室攬之還空其胸中如春盎盎遇物成容皆此類也郡中詹楚埜廣文爲時名儒童子從之游步趨語默常得其意旨詹甚賞之戊戌二月夢大士導之河濱滌以水曰爾何蒙垢若此浴已摩其頂曰急尋汝歸路也亡何一鶴從空下齋前童子手撫其背鶴亦若素所馴者人皆異之且病病中所論皆出離生死語久之疾向愈舉家掩泣童子語鴻臚曰何痛爲人生四大假合我非真我也繇父觀之且得爲真子乎總之妄見耳況我未生前父

不知我今還以未生視我痛從何來幸自解因正襟跌坐而逝歲己亥五月五日也得年財十五
太史公曰古之稱夙惠者不少矣然未有如童子者也其去來如雲影谷音無少繫着其酬對如伽陵方雛聲壓衆鳥何其奇也竺乾之學高明者率侈談之以彼分別影事之心醉夢沈酣於其間至臨死生變壞逼迫其不顧沛失據而能全其守者千百而不一見也而童子顧能之何歟非其性現根熟而然歟昔許玄度崔彥武之再生謂爲乘願

而來也童子豈其類歟以此知一念之力如金不改雖百煉而性存者也

萬純齋傳

往余庵廬在委巷窮絕處丙戌歲純齋君來訪時游從稀簡殘雪山積擁被趺坐續葦以燎窻紙忽白者不知幾信宿也所詰難反覆往往窮微極深世論所不到一二勝士傍聞之如鼎中之變足鑿饑渴已而疑吝米釋一趣澹漠微獨能饜飽而已又當忘憂解愠心舒意閒而自以爲得也時余兩

人樂甚未幾別去後三四晤余於京師迨余歸以
書相諮問不絕不謂君遽棄余而歿也君萬姓諱
達甫字仲章別號純齋考鹿園公負文武才標望
絕人於釋部玄宗極其宗趣與龍谿荆川念菴諸
公爲綰帶交諸公愛君敏而篤親授道要而荆川
令從孫一麀以經義相斧藻其淵源深遠矣故君
爲子弟也父師稱良焉及爲父兄又能教其子弟
其仕又能舉其職業一而世推之以爲材少爲諸生
一再試不售輒棄去嗣秩爲指揮僉事治艘築城

費省而功倍晉浙西運總時轉漕艱一大亡其粟
率責償主者君建白簡旗卒懲奸梗追逋負及印
運互更數事著爲令當事者交口才公俄以註誤
罷巖居五載起備倭把總又四載晉簽署閩閩已
長嶺東閩所至厚撫士無不人人樂爲用而不能
厚黨援勤問餽故三政皆積歲始遷最後遷廣州
防海叅將會二三蛋賊剽海上撫臣與張其勢博
首功君曰若輩鼠竊一長纓可繫奚煩大兵爲意
遂忤迨君解任去大發卒征之多版蒸餉冒功級

煩言嘖嘖始悔不用君策而業無及矣君性孝友
事鹿園公母方夫人備極色養其劬也居倚廬不
飲酒食肉者三年忌莫則徬徨涕泣抵始喪時無
異也鹿園公遺妾無嗣君曲奉之以康其老事庶
兄謙甫禮恭而恩篤從弟廉甫幼孤食貧君成就
之者甚備卒以有立他所知以急告雖無贏餘未
嘗不傾橐以濟也教子務依忠孝大節邦乎蚤游
學宮諭之曰世輕武人不知書吳蒙刮目固讀書
力耳汝勉旃暨邦乎筮齊闢率踐更卒入衛適島

夷蹂朝鮮國無成謀所募多烏合不任戰君條議
製火器練水兵鼓士氣等事令邦孚上之樞臣鑿
鑿中窾而開府萬公世德請于朝願得以邦孚爲
樓船將軍援屬國是時邦孚舉子未而月也姻黨
多難其行君毅然曰吾家世受國恩當捐糜以報
安顧呱呱泣乎語未竟邦孚色動趣治裝行千里
破浪橫戈虎穴則君一言力也君雖閒居念不忘
國自礦稅議起市魁翼中人摩牙吮血百姓愁怨
君間語邦孚曰天下自此多事矣顧中外久弛兵

汝曹詰戎待變乃其職也每接邸報視令下便五
爲憂喜時時動于顏面其忠愛如此年七十有三
病間點筆爲詩文超超玄着非涉死生之流也君
得父師之指授而旁通於古先生之書性現根熟
機鑄洞徹於諸行奚有夫千鈞重任也載以大鵬
之翼猶之毫末耳橫四海絕青雲上征帝庭而豈
與尺鷃校其尋丈哉然世所檢鏡余不得而畧也
鹿園公諱表中軍都督府同知邦孚今爲狼山副
總兵家世事行具余鹿園公墓銘不復次

太史氏曰宋王彭以將家子博學精練書無不通
乃子瞻之梵學寔自彭發之抑何奇也彭推見至
隱以自證使人不疑蓋吾純齋絕似之世之游方
以外者謂吐棄名檢爲無礙至聞者以相詬病而
道益不明觀行解兼備如純齋父子亦可無置喙
也夫

上園朱封公傳

自庠序貢舉之法行國論不及乎鄉閭之隱於是
挾材者始詘於浮華淺薄之言然獨患無材耳譬

之鎔金爲鍾卽未必震越渾鍠聳動遐邇而揚清
播英詎必無所見哉若上園朱公是已公諱模字
子範新安海陽人羈卯失恃遇母黨親輒涕下不
禁見者奇之父竹亭公病篤刲股以進旣歿水漿
不入者數日其夙孝如此是時公發憤下帷思以
儒自見顧家仰賈而食不得已棄之攻計然之策
伯兄商淮楚卽從伯兄淮楚而割貲季弟令修息
武林季貲中詘廉棠邑淳樸可居復割若干緡予
之頃之業漸起伯若季相繼捐館舍公爲周旋其

家政持緩赴急情款殫竭量諸孤之才分授以業
年可就傳延名勝師友厚與爲禮久之並令通籍
成均如已子迨諸孤能立悉其產中分授計簿於
孤而身營護之不啻百方而公諸子亦嶄嶄見頭
角矣謂伯季少而材可付以其業仲及諸孫令讀
書爲士將托以其志嘗曰公稅九世同居道在能
忍予意須公以主之公而能忍雖百世可也諸子
終身佩其言前是公游淮楚間矢曰不得志毋歸
也公有心計而善任人人爭爲之盡占所進賁什

伯他買人於是魁然稱素封矣獨追念其父兄不置爲築一亭環以竹顏曰竹亭亭左右松楓夾之蓋松埜楓埜爲二昆別號也創宗祠時祓祀先墓侵於人與世久頽不治者復且繕之經費不減千百緡惟范文正遺法爲田爲屋爲冢族之窶者始有居與食而卒有歸矣楚金沙洲受江漢之衝公梁而砥之衆賴以濟江潁暴骨山積哀其風銷水嚙無已特買地坎而瘞之橋與塚楚人皆以朱公名而公不自任德也贛州徒學濬湟與賑荒諸大

役率捐重貲爲倡微時所識有不給以公爲歸燔
券弛責不可勝筭公年旣侵一日慨然曰吾聞之
得而不止無義也失而不止無命也銜於得失欲
止而不能吾不爲也今止矣乃歸海陽築上園以
老焉扉靚牖血竹樹茂密與程孺人白首忻忻相
對每燕集諸子若孫曾環列或劍負兩尊人兩尊
人委蛇其間而出則與故人結觴詠之會談說故
事以時登眺爲樂年齡旣邁輩望彌尊鄉人無少
長賢愚無不歸德公者邑大夫歲請與蜡賓庚子

例授藩幕職明年以子家用貴封徵仕郎中書舍人而配程爲孺人璽書至與公誕辰會里父老爭持牛酒賀公遍揖賀者曰公等請言乃公胡以得此乃公爲若受牛酒客言人人殊大氏多譽公善教而樂施好義而急困爲德種種公不謂然也最後有言公起餓人於死且掩骼埋胔恩及枯骨矣是宜有今日公頷之顧嘆曰是區區也者奚足言斯以盡吾心耳客皆歡服乃盡謝諸牛酒而大置酒酌賀者里中人無不霑醉出門舉手曰公眞福

德人他人弗及也公年七十有四子三家寵家用
家聘用卽中書舍人聘禮部儒士孫魯入黌校齒
諸生者數人語在汪司空邵都諫金廷評銘表狀
中不具論

太史氏曰少伯有言旣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公
雖於世無所試然跡其施於家與鄉者其材可覩
矣獨慨夫當勢處顯流其毒於人至死而人詬病
之者何限其泯然以沒而不足懷於人者抑又多
矣公無尺寸之柄而名實暴耀振發賢臨一時藉

令得辟舉如明興之初其所就當何如也嗟乎士
之懷琬琰而就煨塵者獨朱公哉

劉處士傳

處士劉姓名澗字汝江新安休寧人其先自唐學
士依仁世居縣前宋靖康末徙水南考古崖公某
妣王氏處士生有至性幼從里社飲輒懷果餌歸
遺其親里人曰是兒何異陸績耶七歲從塾師授
小學輒問小學與大學何別塾師不能對也十五
授經蕭山王某某微聞東粵之學與處士語間及

業投種於識田中矣迨長廣額戟髯目光如電
望之凜然會島夷變起處士得善技擊吳生延於
家嚴事之畜刀劍習騎射三年盡其技古崖公讓
之處士跽曰吾不忍赤子之塗炭也鄉人胡公宗
憲督兵淅直處士聞其大度徒步投以七策胡以
其布衣不爲禮已取所獻策疾讀一過聳然異之
遽物色其人而處士宵遁矣處士旣負材靡所施
用則托於賈以游兼圭頓孔刁之畫而錯綜出之
費用日饒乃時時有所縱舍奉千金古崖公佐其

施宗黨里閭以急告傾橐濟之不爲靳閔稱貸者
之貧僅收母錢或焚券不問者往往有之嘗言本
富爲上末富次之吾卽以廉賈起家力本之謂何
謀買田桐江老焉甫徙業聞田媪歎息聲卽還券
不責其直媪堅不肯受三反乃倍直而收其田性
嚴急約僮僕如束濕薪一日盛怒髮鬚爲豎處士
弟遽持鏡問之處士大慙至是摧剛爲柔而彊陽
之氣漸消矣時行林間聞有伐其木者恐盜覺而
怖也挈屐徐而歸其能自克類如此始處士以

疾故棄儒而攻醫師軒岐已師柱下巴又師竺乾
蓋三變而疾良已最後晤龔存崖虎林論良知之
旨與夙聞契委心聽之久之決潘入與不自知其
神詣也歎曰乃今客得歸矣因屬于時中於龔而
時相與放舟西湖談討名理片語會心必寄諸篇
什所著西湖雜詠兒訓心學纂要諸編可攷也晚
節語于時中曰昔吾聞釋白雲言命而不及性後
問玄方朴素先生又言性而不及命心竊疑焉乃
今始知之而獨不聞天命之謂性乎此三教之窾

係在學者默識之耳處士生嘉靖辛卯九月二十四日歿萬曆庚寅六月十四日得年六十配許氏子五時中時可時立時亨時耀時中博士弟子員以知學名處士爲不死矣

太史氏曰近世學者率以拘謏爲流俗所姍笑處士固縱睨無前其從龔先游也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乃不難折節以相師資蓋終其身樂焉此豈無得而然哉語云樹老傳果人老傳子卒之能開厥後以儒學聞有以也夫

洪孺人傳

孺人生歙烟村錢氏適邑中洪翁某某生豪豪生
文衡文采文秀文顯文彬五人洪翁初食貧孺人
來歸家四壁立孺人能節亡爲有久而若自然舅
姑安之而母汪亦時時遣婢相給婢見泣謂曰嗟
乎主生溫厚胡渠能堪此孺人笑曰若母言頃卽
貧寧無異日幸歸謝吾母善自寬無爲兒感也蓋
攻苦食淡閱二十年無怨色唯佐翁拮据蚤作晏
罷以爲常久之翁家且日起矣會母汪寡居乃迎

歸就養汪春秋九十有七以天年終孺人視臨歛
葬哭盡哀歲歲寒食上冢祀至今不絕云翁嚴歲
事孺人每丞嘗輒齋沐治具籩豆菹醢無鉅細必
躬親之客至翁留連莫能去洪翁至價傾一縣寔孺
勤勸勞賓主留連莫能去洪翁至價傾一縣寔孺
人力也性溫夷顧獨知大體子姪自外來謁必正
襟與語足不踰閭閻遇諸宗人婦和而有禮有稱
貸多委曲應之無不德孺人者子孫有微過從容
訓誨令知改而後已時時立文衡輩于庭命之曰

我婦人也目不能知書然聞汝夜燈相對誦聲琅琅其樂卽金石不啻也道里中成壞近事縷縷甚悉曰此我所知也某也善其子姓寢昌焉某也不善其子姓寢微焉天道好還無爽毫髮爾曹其勉旃諸訓戒壹稟之禮則故洪氏子孫循循雅飭望中稱佳子弟者必推轂洪氏云文衡以今已丑成進士方謀從京師歸省覲而孺人卒于家

史氏曰文衡與余同門友善每道孺人之善語悛悛不能已也文衡目無流盼足無窘步卽材具未

施用而能以珪璧之行發聞於時亦足覘孺人之
內教已蓋婦姑子嗣不疚其難而能相依有成者
人之恒也至空手鞠孩孺心教意飭隱然律程以
亢厥宗則天啓其賢以麻洪氏非婦人之恒也往
孺人病文衡母絕文衡乳乳孺人迨其終也文彬
且剖股肉以進夫不知其施視其報觀婦若孫之
事孺人益可以知孺人已余職在史局知洪之世
德爲稔因備列其事於篇以俟論世者攷焉

謝母賀孺人傳

孺人姓賀氏新安郡人父鎮系出晉光祿大夫循
後與謝公偕相知厚兩家約爲婚姻以故孺人婦
謝公子黃谷君年甚少也而甚宜婦謝故饒至舅
氏家稍落孺人執絲枲撰酒食敏而有法家倚以
辦逾年舅歿遺二叔幼孤襁褓間影相弔也而窘
益甚黃谷君知不能以墳籍療困也不得已輟業
則孺人脫簪珥屬君古有善微貴賤者一旦百息
此珥願相百緡一矣君遂跳而走蕪城觀時角智
效計然之畫孺人益自力持緩赴急以無遺反顧

憂亡何家日饒而二叔業漸成立矣爲娶二奴孺
人不難以身下之筐筥錡釜必親不以煩二奴也
久之知二奴習於家出諸資斧若田宅均析之無
藉口拮据而獨處羸也至其羞賓客蠲簋簋又無
藉口賢勞而推諉分作也二奴無不心服者事姑
聲色無少違所進衣服食飲必適其節姑謂諸孫
婦曰予願若等事若姑如若姑之事予所以報耳
性樂施濟有以急來歸輒爲之出後亦未嘗銜以
爲德閭里待舉火者數十人而于族親尤篤宗叔

蚤孤拊循之爲納婦授廩以居又有子女亡其父
母者哀憐收恤不少置卽家人評語不爲動當是
時資黃谷君之資以濟者甚衆而黃谷以善聞於
鄉然黃谷稱於人口是吾內之助也事黃谷君聲
不揚脣無反生丈夫子三人猶迎君意置副室副
舉子慈愛備至不知其非已出也相諸子材器所
宜命伯仲世父業季若庶攻博士家言夜篝燈以
機杼佐讀瑯瑯與書聲相間意甚樂之衣布食菲
爲子婦先曰非不能美好顧無益於發志進業而

適以長過也其卓識類此居恒善病庚子益劇諸
子籲天請代季刲股進得稍差辛丑聞黃谷君病
旅邸副室且卒孺人以君無所奉湯藥也若媵子
無所勤顧復也日夜憂而病遂革乃強起召子婦
開筭出數線命之家事患不均均則長耳願均調
如此線矣諸子泣受命乃瞑時萬曆辛丑十一月
十九日距生嘉靖乙巳閏正月六日享年五十有
七子四長正芳次聯芳次庭芳卽刲股者庶子重
芳庭芳與余宗尚明友善而謁余爲傳

太史氏曰孺人之媿多矣獨其處嫡庶者爲尤難
置媵而喜媵亡而憂眠其子卽出毛離裏不過也
江沱之悲不以小星之歎宵征猶以際後悔之恩
沾在公之惠謂爲美談而詩人載之晚近世教不
及女婦有如孺人絕去妒媚以安媵侍之筦簞使
薦君子雖位分儀等非風人所稱於德奚遜焉余
惜其不當采風之世與二南並垂於無窮故具爲
列之士大夫佩紳玉具須眉而傷善如前一女子
之不若其亦可泚顏也夫

節孝王媪傳

媪臨潼諸生王節庵松之耦也姓姜氏渭南縣人父某舉孝廉早卒母張以節聞媪少負異質曉文義故受教於賢母率所事所言皆中儀法母張甚愛之選壻得王君者委禽焉時兩氏家比素封媪能不以溫厚自怠紀綱夫家至酒漿緝綴手自綜理婦二十歲所無雕文重錦之飾又懼節菴擁高貴倦於學也輒從與之曰尊人起家空研爲子地也子能以儒術鳴微獨亢厥宗卽區區子姓且有

藉焉節菴大然其言因賓禮之爲益者之友自是
有司督學使者重節菴文行以異等遇之媪之內
助力爲多會節菴寢疾日劇語媪曰病不可爲矣
母氏春秋高兒女子半在襁褓幸唯若焉依吾目
瞑矣無何節菴捐館舍媪頓踊叫號一日三四絕
復蘇痛自念從一大義也同穴信誓也殉義成信
計無如死潛欲以身殉衆覺防之力厥姑投淚寬
譬曰若爲死者死易耳顧老婦與伯父母無終藐
諸孤無與虞水火也若何以謝死者地下媪意悟

乃以義自斷盡屏常所服用鬢免麻桌以居當是
時姑與世父嚴而世母老且瞽矣媪曲事之食飲
被服必稱所欲家一切倚以辦越數年世父與姑
相繼沒媪率其子襄事如禮世父二子幼所以撫
愛顧眡者備至教養婚娶各不失其時媪丈夫子
二鐫磨砥厲之殫竭心力頃皆蘄然能自豎而伯
且爲諸生有名於是媪之鄉黨鄰里咨嗟歎息曰
王氏有子矣 國制節婦五十者旌於 朝并復
其家媪年與格應有司上部使者將以彙聞而先

表其門媪賢聲噪一時以此總之媪事兩尊人備
敬養之道敦睦夫黨致肅雖之美主中饋課詩書
愛勞之義表於宗門語云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如
媪者起節菴於九原奚愧焉媪於母張業世其節
而女歸張良玉亦以寡無二適化二母之屬也
論曰婦道如臣之事君有死無貳制也故江漲待
符貞女溺旅舍斷臂王婦決惡疾偕老宋女貞早
寡終養孝婦義自刑全節梁行高浴室畢命陰妻
壯此其爲節豈復可軒輕哉然一日之決易而堅

忍終身者難昔智伯亡後豫讓以一死報之至程
嬰者匿孤山中後嗣立而後已非讓勇而嬰怯也
彼皆得所處也而嬰之艱危不啻什百於讓嘻此
可以論王媪也夫

韓節媪傳

節媪微之婺源人合州守余念山翁之少女而司
空中宇公女弟也生而穎敏通書史饒志操合州
公選壻而得韓生應泰以歸之生十有六年耳歸
時韓獨有姑在踰歲生一子甫百日也而韓卒媪

欲絕下從者數矣姑止之曰我老無論若不爲韓氏如綫者地耶若死是死若襁褓兒也異日者何以見地下媪強削悲而起修婦事薦湯粥修灑惟謹而姑乃大悅曰微爾賢吾哀思無以解矣愛其孤甚而能勞之少長卽屏去嬉遊督就外傳其歸自塾也程課不少貸口授書機杼中一燈熒熒至丙夜不休司空公嘆曰若代韓而家矣乃又能代而父邪亡何孤又殤媪乃大慟曰吾不幸而哭吾夫今乃哭吾子也於是韓氏聚族而謀所爲後者

蓋應泰兄曰應軫子起龍弟曰應乾子文炳皆可
立媪獨內斷於心曰夫爲嫡子母寧以嫡嗣乃定
以文炳後焉其明於大義若此先是軫歿媪捐貲
爲殯矣其次子夫婦皆死疫所親畏相及無敢視
者媪獨率臧獲親爲含斂已念起龍之幼而孤也
又取而拊之故文炳之忘其非媪出也起龍之忘
其不爲媪後也蓋均母道矣居恒無璣翠紈綺之
飾而急赴義好施予爲韓氏建宗祠具祭器伏臘
丞嘗之典靡不秩然者聞書院徒杠圮曰是學者

所以論道肄業者而可後邪亟庀工繕之且置田若干爲來學者資焉所謂富好行其德皆此類也媼年十七而娶三十三年而艾乃其心若一日也方媼盛時欲奪其志者百方卽父若母不能抗也而能以死矢之當其時而死卽死矣而閔然爲血食計俾夫應泰無子而有子韓氏絕而不竟絕也豈獨志行足稱卽其識過人遠矣合州公與司空名德伏一時其念媼形之篇什不置有以也夫頃天子下公卿有司修節義之事會媼年與格

應而司空子昌祚謁余爲傳以俟采風者觀焉

李節母小傳

繁昌縣節母胡氏邑黃澣鎮人先世多以詩禮顯者及笄配同邑李熠未幾熠歿遺幼子基在襁褓中母抗志存孤力撫教之雖儒學未就而弦誦之業自此萌芽矣基生丈夫子二長伯遠次世卿咸嶄嶄自樹隱德未耀達無嗣卿生子三人種學績行能亢其家聲駸駸然有騰踏之勢蓋稟母教也母言笑不苟瞻者靡靡族人非冠幘無敢以見衣

食無所芬華而一出其手務致精潔勤勞紡績家業日起課子及孫尤不以慈廢視族子女無異已出每歲歎媼黨有乏必以布粟餽至歲除偵不給者補之豐凶不問也當大事言論侃侃強者化弱者振教化同姓風起一方郡邑累以禮旌年九十餘而卒

太史公曰婦之事夫與君臣等耳孔子不薄召忽之死而管仲之功猶然亟稱之蓋捐軀殉難節士所經爲而開國承家貽休永世非材莫與也況材

與節兼茂者乎卽此以論母可以知其難已母諸
孫一恂與余游久言及世德請爲之傳輒爲論著
之

翟道侯世家

翟道侯姓漆雕名黜故上黨產也孔門達者七十
二人漆雕氏有三黜獨棄其學而從芬里氏遊因
名其家遠祖隃糜漢給事中每令僕丞郎寓直必
命與俱陽朔中拜客卿元帝欲大夸胡以多禽獸
盡驅之長楊射熊館令胡人手搏爲戲農不得收

歛楊雄上長楊賦以風寔糜與翰林主人草定之
時不能用隨雄守太玄以終八世孫龍賓娥綠娟
秀明皇喜曰安得寧馨兒乎手書龍香二字以賜
安祿山亂扈上幸蜀時時磨盾鼻草檄書薛稷論
其功封翟道侯兼平章松滋膠陽二郡事龍賓効
子孫至突不得黔當五季而黜乃生遯跡新安山
中獨奚超超子庭珪識拔之焚膏油相厲顧性膠
柱謫爲城旦春賴奚調劑之因定交於杵臼之間
醇如也黜世業鈔槩至是得師匠摹范之而益工

會李主起江表詔求文士急底珪以豹囊載黝而
西三沐三熏之薦於上左右見黝面貌黧黑不爲
重上一見知其材親爲拂拭曰卿固儒席珍摩厲
以須令寓內同書可乎黝頓首曰臣以黧黝被收
憂心如禱幸上磨礮之雖漆身以報何敢辭卽日
同歛州金星澄心堂楮白宣州毛純拜秘書郎有
詔令典策必更四人手稱爲文苑四貴云上第景
遂景邊景達日侍遊宴嘗登樓賞雪賦詩命李建
勳徐鉉輩和之景遂集一時名筆爲圖御容屬高

冲古法部絲竹屬周文矩樓閣宮殿屬朱澄雪竹
寒林屬董元詩書畫爲時三絕皆黝往來摹畫體
爲皴裂上撫之曰卿以摩頂放踵爲學今果然矣
乃命世其侯爵增食邑三百戶嘉庭珪造就功賜
姓李以旌之久之白與純多引新進自代獨星負
固而惡黝之加已上也讒曰黝居官緘默且無潔
白稱黝聞之歎曰若知吾盛壯之時不知吾精已
消磨矣因亡去上曰古云江海才盡今見之漆雕
生矣遂不問黝面如紫玉脊有雙龍文芬香襲人

嘗墮水而月不傷其異如此子九人族姓殆半天
下而居新安者最良今給事上方不絕

太史公曰黜崎嶇亂離間歷數百載能不失封爵
豈非以其功哉文士類盛氣忤物獨黜門風寬博
非目不識丁者召輒往豈其尚同兼愛固然歟庭
珪父超子承晏三世與黜睚黜非庭珪無以成庭
珪非黜亦無以名世語云膠漆雖堅不如雷陳豈
黜與李氏謂邪

焦氏澹園集卷之二十六

神道碑

資政大夫刑部尚書劉公神道碑

留都爲國豐鎬民物浩穰大猾相磨牙爲姦利世
號難治京兆又天子重臣唯旦夕坐待遷以去
余弱冠所覩記名舉職者獨劉公公精敏果毅事
事致於理嘗歎曰禾莠不並茂與吾愛莠無寧愛
禾也於是舉正羣枉禽摻斧斷姦吏咸廩廩奉法
請託不行一尚書以事囑怒曰臧吏敢爾邪起奮

擊仆其隸人都人語云尚書臧與臺僵矯矯劉公
洵自強自強公諱也至今傳之是歲比士於鄉公
總簾內外部署勤甚得人爲盛余淺薄亦幸與焉
頃備員史局晤公子懋武都門公捐館舍二十年
往矣相與把臂道舊悽然泣下且屬余墓碑使補
其闕則曷敢不承按公嬰年知斬斬自樹一日之
會城直 周藩遴壻用事者奇公材欲鉤致之輒
走匿密室中以免蓋屹然有巨人之志焉少明毛
詩戴氏禮兩經嘉靖辛卯舉鄉試甲辰第進士授

廣平府推官賢能十最薦剡徵爲吏部考功主事
歷稽勲文選一切戒嚴閹人毋入私謁分宜柄政
子世蕃以嚮爵干諸郎公峻拒不納蕃深銜之謀
所以撼公者會遷太僕寺少卿亡何出補陝西叅
議一時輿論藉藉公顧不以屑意也遷山西副使
甫涖官卒王慶率衆以夜畔城中大駭公知慶有
嬖妾選勇士伏旁舍待詰旦慶來攜孥輒斬其首
以殉餘黨瓦解遷陝西叅政進按察使時大旱一
城亡所得水公相廨舍旁當有泉鑿之泉源涌出

一郡饒給居人神之名劉公井云遷湖廣右布政使轉左歲侵民苦饑出羨金大賑之所全活不可勝數甲子遷應天府尹滿歲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寇黃中負險滑驚公奉 敕會湖湘兵討之屬妖人蔡伯貫乘間嘯聚鹵掠郡縣勢張甚公策曰中穴鼠耳直以泥丸封之伯貫出柙虎也可急擊勿失輒移師攻貫一鼓殲焉已回兵向中中大怖乃所據牛欄坪者險絕甚才通人中夜當道垂巨索屬鈴百餘勒卒更番守鈴索一動礮

石交下人無得免者公斬木百章爲雲梯陽攻之
微察山旁側有少罅督甲士夜銜枚上鉦鼓并作
呼聲震巖谷中黨戰栗莫知所出以爲自天而下
也不戰而潰當是時不三月兩剪大憝如窺上埽
除公勞爲多捷聞 上大悅賜文綺白金羊酒勞
之丙寅入拜戶部右侍郎總督倉場戊辰轉南都
察院右都御史進南戶部尚書再改兵部參留務
庚午入爲刑部尚書公歷三部錢穀則慎出納戎
兵則務脩飭獄訟則尚矜卹時推老成持大體無

出公右者在戶部嘗奉 詔疏薦侍郎趙貞吉布

政使曹金荆守趙賢郎中呂藎孫應元後皆著聲
實爲名卿其人倫之鑒如此今 上初元累疏乞
骸骨歸歸則築園圃植花竹日與賓客談說弦歌
飲酒往往終日視向之功伐榮寵泊如也公爲人
內行甚備事兄如父拊兄子如子贍族寡婦若祖
姑生予裘旣歿爲殯斂而又疏聞於朝旌之棹楔
邑博士旅歿者助歸其喪他如請均田議增城蠲
重役定水禍爲德於鄉不可殫述非特以宦蹟著

而已公字體乾世大梁扶溝縣人明興原弼者爲
刑部主事生讓讓生淵淵生憲憲生興濟令瑞瑞
生國子生東實公父也配淑人范氏生公兩世皆
以公貴贈通議大夫戶部右侍郎配李氏封淑人
子男一卽懋武宗人府經歷娶李氏封宜人孫六
克夔克稷克契克伊克傳克周女九人適名族歿
萬曆壬午正月十有三日距生正德戊辰十二月
三日享年七十有五訃聞 天子震悼賜諭祭命
司空治塋城西南原於時少傅郭公旣銘諸幽矣

余爲列其大都刻於墓道豈獨文劉氏而示其子
孫乃亦以慰余鄉之人焉銘曰

侯侯明造羣獻在工相協三朝時維劉公劉公顯
允文武爲憲威伏寇攘惠流寓縣自公爲士日購
異書率其所學以綏閭閻奮而卽戎貔貅豹虎指
揮進退妥若兒女武疏以室文懿而惟有偉劉公
兩取其長公爰疇施近而輦轂公武載揚遠乃秦
蜀 帝閱弗靖咨公視師梟狼革風乃恬乃嬉
帝聞而嘉錫之金帛公曰臣愚敢貪天力 帝曰

爾賢作朕股肱三典喉舌藹其膚公幣金市珠匪
國之病公曰咈哉矢不奉命豈其權門瞻望踟躕
廻翔藩臬公心日娛詘久且信出勅以處媵節完
名哀榮終始雅歌吉甫碑名太丘誰其詩公以視
漢周公歿廿年恫如始歿撰德鑄氓公則有子

楊太母黃孺人墓碑

太母以嘉靖癸未下世塋澤塘上原其兆爲堪輿
家所卜形相吉甚四世孫太常公時喬以進士高
第起家歷官太常於孺人稱太母云太母初歿則

邑人郡守蔣公爲狀揜坎則望郎姜公爲志若銘
旣封樹則太史葉公爲碑距今七十餘年往矣志
銘在坎下不得見碑已仆辭無傳太常公懼淑行
湮滅無以示百世也復豎麗牲之石檢舊狀屬余
爲辭余惟人情近則慕遠則忘太常公爲四世孫
乃篤念曾王母願爲傳盛媿而永丘壠夫非不匱
之孝邪余故按狀爲辭成太常公之意太母黃之
自出父河泊君以貲雄其鄉狀貌魁岸縣大夫偉
其人舉授河泊孺人生有異質河泊君不欲予凡

子會太公父正科公署篆稅課局河泊君載酒至
遇太公於門大奇之曰此吾快婿入語正科公郎
君異日必有立願以息女女矣時無寒脩在傍兩
人從席上分襟爲約踰年太母歸楊氏裝賄甚盛
乃悉置錦綺珠翠易以布素有王母在堂太母奉
姑若王姑孝養備至太公方爲諸生餼學宮日孳
孳下帷閫內外一切倚辦太母無不當其意者崇
仁吳康齋先生以文行名于世太公嘗同婁氏兄
弟師事之康齋先生知太公有內助也亟稱於人

聞者嘖嘖楊氏有賢婦矣正科公視篆久頗自厭
薄詣郡守求解守以楊氏世國醫自 高皇帝迄
今傳已累葉柰何一旦斬焉則罷太公諸生令赴
部襲父職太公入京師游公卿間厚具謁贄又廣
市書歸則盛治先世丞嘗費不訾會正科公卒姑
若王姑繼之太公亦復繼之喪車四駕楊氏之室
如掃矣其時二子未婚三女未嫁太母乃出外家
所遣裝兩奠鴈三結禱而又慮二子無以生也則
易所有及楊氏產得千金付伯子爲計亡何伯子

大亡其財太母以爲吾兒數奇爾置勿問太母少
長膏腴一旦貲賄盡處之怡然中外聞者以爲有
母如此柰何晚而食貧于是太公從弟雄婁公司
訓諒方伯謙及諒子性時時遣人問餽太母以爲
常故得從容程督二子而亢其家聲年八十有三
而終至今邑中言內範者必歸之可謂賢已余嘗
觀于家之興也必婦德貞一凝承單厚而世澤乃
延太母之於楊不以貧富有亡而家道常存也其
課二子不以隱若顯而令善常積名常聞也貞一

著矣太常公歷位顯融雖所自樹立而寔太母開之嗣今以往福澤未艾如日之方升則貞一之致也獨形相也與哉余于楊氏有厚望焉以是不辭而題其碑曰此有明太常卿楊某曾王母之墓

河南左布政使龔公元配封夫人趙氏墓碑
世有四德六行載在彤管淑慎方乎古人鄉國推爲女士動有懿範歿而可思者其龔夫人乎夫人趙姓世居楚之江陵景泰間占籍公安因爲邑人處士文深之女贈中憲東谷翁之婦河南左方伯

春所公之妻鴻臚序班仲純舉人仲敏駕部員外郎仲慶國子生仲安之母也初封安人再封恭人最後封夫人三命茲益恭夫人有焉幼而韶異長而婉穆蘭襟內映蕙質外朗由是宗姻延矚遐邇騰譽選於令族來嬪龔氏爾其歷堂仰侍由房下撫非儀莫彰恭舒並得時中憲公之喜士賓御盈門錢恭人之被疾醫巫踵至夫人不難脫簪珥以厭容扣神明而代母孝思維則道其遠而丙辰友伯公成進士官刑曹爲置側室高副焉關雎之義

審以求賢小星之風仁能逮下迨夫僉憲豫章備
兵甌粵一則減敲朴而參高涼之獄訟一則勸撫
綏而緩渤海之誅伐卒之邦有祥刑兵無濫殺寔
夫人之助焉久之方伯以通泰兵備晉河南左使
宦業旣著子姓日繁夫人上以知止規君子下以
強學勗後嗣疏傳揮金洽一鄉之樂泰瑛垂教流
三世之業故子孫嗣起彬彬焉藹藹焉或句傳於
晝殿或司輿於夏官或覺序雍容或公車騰進卽
劉殷家興七業郝氏亭參五馬不足多已斯時也

夫人綸誥三至渥恩游錫朝廷美其揚名閭里美
其多福乃身却綺繡手勤縫紉每晨昏定省必嚴
教督曰自吾婦於爾家未有以簪纓著者今爾之
有皆祖父之餘也子若孫尚無盡其餘以長有茲
日又曰乃父積旣廩拓田廬不盡畀若曹而推以
贍族亦惟是念祖父之餘也其無尊食焉而忘乃
父之志於是野有田園聚族人而同有廩饒粟帛
散隣媪而無餘其明于大義如此晚節損服玩斥
愛染間津淨域皈心化人法海汎乎仙舟檀林游

其智刃斯又物外之曠觀非區中之常戀者矣辛
卯二月四日適感微疾輒瞑目西嚮恬然而逝鏡
奩不御珠匣沈光感芣苢以增傷瞻蓼莪而罔極
嗚呼痛哉距生正德壬申六月一日享年八十子
仲純娶祝氏仲敏娶袁氏仲慶娶封安人陳氏夫
人出仲安娶毛氏高出女二適袁某曹某孫男七
世諱世煒世焜世煌世焯世燁世熒方伯公以某
月某日薨夫人某山之原禮也先是駕部君以御
史建言左官白下與余談討爲文字交至是以其

甥袁太史某狀謁余爲碑嗟乎文伯子與之親賢
母也而婦德無聞伯宗文度之妻哲婦也而母儀
靡述孰能湛明賢懿聖善溫良垂閨壺之深規弘
庭闈之至範宣昭譽問若斯之盛者哉江漢來同
丘原鬱起佳城白日儻逢幼婦之詞壠樹青松或
表賢姬之墓銘曰

龔爲堅齋趙乃益後望偶德齊崇其婚媾旣宜伉
儷彌飾言容人稱郝法尼談謝風象服魚軒從夫
仕路日有嘉言從容披露佳兵靡祥淫刑兆怒如

耳有瑱遐不霍寤猶明止足早勸懸車始辱是遠
丘園日娛萊妻疏傳光照圖書婦事一時母臨二
葉禮能上載恩逾下接江汜均慈鳴鳩一德祥開
夢兆服媚蘭蓀女歸名族男服明恩綠車齊軫畫
戟盈門七族承和九闈連慶無福不臻有譽斯盛
文衣莫御智輶思凭法流方衍電影先過星凋玉
井月掩金波珠簾雲滿粉壁塵多蕙帳虛嚴蘭房
幽寂樹暮烟淒瓦寒霜白象設空存禕褕成昔悲
風夏水古木龍州繁笳淒切輕旆夷猶麝騰猶烈

珠匣誰收大化忽奄不朽者行采蘋趾美鵲巢伴
盛慕切寒泉哀纏明鏡彤管楠詞千載流詠